

最美的绽放是赠予

孙秀启(邹城)

“分享”，一个充满魔力、令人感到温暖的词语。有位哲人曾说过：真正的美好，永远在分享中加倍生长。不妨在生活与工作中，让分享绽放出它应有的光彩。

我家对门住着一户热情的人家。每次去电表室查看自家剩余电量时，我总会习惯性地也看看他家的电表。若是余额不多，遇见时便提醒一句：“你家电费不多了，记得充上。”这简单的举手之劳，常能避免突然断电的窘迫。身为教师，我的家里有点藏书，对门有正上中学的孩子，我便鼓励孩子常来借书。从《朝花夕拾》到《老人与海》，思想的疆域就在这借与还之间悄然拓展。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精美的文章时，总会留心一下，“这篇写得有意思，可给孩子看看。”透过知识的流动，仿佛能听见孩子拔节成长的声响。邻居从乡下老家回来时，总会捎来沾着晨露的蔬菜，黄瓜顶花带刺，土豆还带着泥土的芳香。邻居憨厚地笑着说：“自己

种的，吃不了，分着吃才香。”这些细碎地分享，让两家的关系在时光里酿出醇厚的滋味。

办公室里新来的年轻教师小张，有一天为申报课题愁眉不展。看她对着申报书反复修改，却总不得要领，我便将自己这些年申报课题的经验细细道来。从选题技巧到资料整理，从论证方法到答辩要点，我毫无保留地与她分享。她眼中的迷茫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的光彩。她激动地对我说：“您真是我的贵人！”后来课题顺利立项，她第一个跑来与我分享喜悦。那一刻，我再一次领略了分享的魔力——它能让平淡的生活熠熠生辉。

分享，如同一位沉默的诗人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书写着人与人之间生动珍贵的篇章。分享，应沉淀为一种生活态度，内化为一种人生智慧，升华为一种温暖的情愫。让我们都能懂得分享、学会分享，让分享在岁月中绽放出最迷人的光彩。

春天的色彩

胡雯骢(任城)

我家的君子兰开花了，橘红色的花瓣张成喇叭状，探出黄黄的花蕊，十一二朵簇拥在一起，长在挺拔的花柄上，花柄从肥绿的叶片间挺出。绿肥橘红瘦，肥绿的叶片托举起灵动的橘红，橘红又缀以鲜黄，三色交映，格外协调靓丽。

君子兰的花，像报春的使者，张开“嘴巴”，呼唤着人们：“春天来了，快去拥抱大自然吧！”

杨树的叶子绿了，绿中透着灰白，不怎么给人以生机。枝条上挂着一长串灰白泛绿的果实，熟透的果实绽放出絮儿，随风飘向四方，延续着生命。杨树干裸露在煦暖的阳光里，灰白中泛着新绿，在春风里焕发生机，静待春雨的滋润，便会努力蓬勃向上。

楼下黑色的铁栅栏外，一排小树的枝条幽黑，看起来十分遒劲，上面开满淡粉色的小花。树下的冬青长得郁郁葱葱，碧绿的叶子鲜艳夺目。冬青旁边的低矮植物，非常整齐，叶子被大自然染

成砖红色。淡粉、碧绿、砖红，高低错落，共同筑起春天里色彩的长城。

路边的绿化带里，松树的绿尚未掸去从严冬走来的一路风尘，有些苍老。松树旁几株不知名的矮树，枝桠舒展，爬满了粉红的小花，远远望去，一堆儿一堆儿的，嵌在松树的老绿间，比小树上小花的淡粉艳丽得多。

路对面的小花园里有片矮树，上面盛开着鲜黄的小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。河边的柳树吐出新绿，和杨树的叶子一样泛着灰白，不大鲜艳，似还未睡醒。柳树旁的几株樱花树上，一朵朵花儿怒放着，粉红的颜色，十分绚烂。院子里的玉兰花也开了，粉红、雪白相间，飘逸着淡雅的清香。

春天花枝招展，色彩缤纷，呼唤着人们走进大自然。它承载着希望与美好，用鲜活的色彩绽放生机，给人活力与力量。我爱这生机勃勃的春天，更爱这绚烂多姿的春日色彩。

寻访西极

孔令奇(徽山)

西极，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，中国版图“雄鸡”尾梢上的一点。从喀什向西，驶过乌恰县边防检查站，车辆便驶入两山夹峙的谷地。一侧山体呈驼红色，另一侧则是黛青色，司机告知，红的是天山，青的是昆仑山。原来，寻访西极的旅程中，我已置身于这两座名山之间。

打开地图细看，天山与昆仑交汇于帕米尔高原，随后分别向东北、东南延伸。天山成为南北疆的界山，昆仑则横亘于南疆与青藏高原之间。原以为它们只在山口相接，不料竟在数百公里的狭长地带南北相望。

途中，我凝望窗外，“万山之祖”昆仑如蜿蜒巨龙，无休止地伸向远方。我频频按下快门，生怕错过每一处风景。天空虽蒙着薄薄沙尘，但依然可见昆仑山丰富多变的地貌：这一段是红褐色丹霞地貌，那一段布满了灰色弹窝状火山岩；红褐色丹霞与灰色火山岩交错，褶皱如百叶、肌理似刀削，赭黛交织间，尽是天地造化的神奇。

贝壳山的化石默默诉说着这里曾是浩瀚海洋。数亿年前欧亚

大陆与印度板块碰撞，抬升起这片“世界屋脊”，造就了壮丽无双的高原奇观。在自然面前，人类历史如白驹过隙；在地球演化的长河中，沧海桑田也不过短暂的瞬间。

四小时后，我们抵达西极第一村斯木哈纳。这是一个仅有几间民宿的柯尔克孜族小村，与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相邻。矗立在山顶的西极碑，终日见证着两山交汇、三国交界的奇景。

站在碑前，俯瞰中吉边境排队通关的车辆长龙，我不禁思绪万千：口岸两侧的民众同根同源，分离不过两百余年。那里曾是中华故土，历史可溯至汉唐，相传李白便出生于对面的碎叶城。清初乾隆收复西域，版图空前辽阔；晚清时，沙俄借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割去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，今日吉尔吉斯斯坦大部亦在其中，念及此处，不禁扼腕。

历史既有遗憾，更有荣光。而今，中华民族正重新崛起。愿五十六族同胞如石榴籽般紧密团结，共同构筑复兴之路，愿祖国繁荣富强，世代绵延。

纸坊镇的杏花

张玉岗(济宁高新区)

故乡纸坊镇，杏花节一开，四方游客便慕名而来。花下漫步的人们，手中手机举放不停，反倒比人更显忙碌。

微观细看，花瓣雪白，花蕊散落，顶端像粘了一粒芝麻。深红花萼上，瓣与蕊泾渭分明。日光澄澈，花瓣愈加纯净，不染纤尘。杏花缀在枝头，稀疏一些的，错落有致，星星点点，适合近拍，三两朵为佳，背景虚化，尽显个体之美；稠密一些的，几乎从枝杈到梢端，杏花堆叠，恍如积雪。晴空瓦蓝，取景框中一抹白，若恰逢薄絮般流云，更让人神思悠远，心底的自由不羁便被悄然唤醒。

沿山路走到半坡，回首望去，满坡繁花恍如烟霞。晴空为参照，连山为背景，我攀上路边围墙，举着手机找角度，试图将满山的美景尽收其中。不料开了广角模式也难以如愿，只好尽量收揽。一路走走停停，反复调整角度，终难如愿，忽然悲从中来——人间好景难驻，花开荼蘼，青春流转，皆如露如电，纵使岁岁繁花依旧，也总有淡淡的

感伤萦绕心头。

当然，拍照并非完全为了记录生活，也有高于生活的部分。这一部分，因拍摄者所赋予的精神内涵而别有意蕴，更具有艺术感染力。山村、老街、旧院、颓墙，门前一株杏树繁花如瀑，生机盎然，与历经沧桑、归于沉寂的村庄相映，老街上的短暂喧哗，更衬得村庄韵味悠长。

镜头拉近，杏花是山村的点缀；镜头拉远，杏花则是一条河，流淌进山村的传统与生活深处，连炊烟也沾染了水汽，少了几分燥意。

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一朵杏花、一个人，拍摄得越多，便愈是发觉杏花之美，发现心中之爱。从同一角度拍摄不同的事物，不同的人，就会发现一个大千世界，千变万化，精彩纷呈。我们总在外求，试图改变身外之物，改变他人，却忘了反观内心。观自在无需深谙禅意，只需在观物识人时多视角观察，多维度思考，你的镜头下或许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致。